



乡贤黄永益

■ 王健春

他说他一生坎坷多舛,时乖运蹇,五起五落。上世纪四十年代降生,引以为傲的是平利县有史以来第二届高中毕业生,大贵区一九六二年三个高中生之一;恼火的是不该姓黄,每每有人介绍,总说他是黄世仁的“黄”,因为他家是地主成分。正因如此,虽然是村里、区里乃至县里少有的文化人,仍得像缩头乌龟似的藏着掖着夹着,因为那时“宁要社会主义的草,不要资本主义的苗。”出校门后,他跟辛劳的农民没区别,面朝黄土背朝天,一身力气百身汗,十年间,夹缝中生存,成庄稼地好把式。

转机在七四年,乡里扩大办学,设立初中班,他被召回担任代理教师。这一“代”,连送三届毕业生,成了学校顶梁柱,毕业班语数非他莫属,还兼体育和全校体操指挥。正当事业蒸蒸日上,飞来横祸不偏不倚砸中他,老黄至今记得,那是一九七七年上学期的一天下午,他正在校门口看报纸,一位群众神秘兮兮拉他到宿舍,掏出写得密密麻麻的纸请他斧正,一问是检举信,他如触电,吓得打激灵,摇头摆手往后缩,这几年,地主帽子压得他喘不过气,唯有小心许诺,任劳任怨,才有今天,哪敢掺和这些?来人无奈,自找台阶,把你手里的报纸借我看看,总可以吧?他说,没问题,好好学习,天天向上!让人没想到的是,来人将检举信抄写到她送的报纸上,当大字报贴了出去。此事惊动区公所,专案组稍一查,黄永益浮出水面,有人看见贴大字报的人头天找他,两人在房间喊喊喳喳咕咕半天,大字报用的是柳林学校的报纸,报纸左上角有黄永益亲笔签名,铁的证据摆在那里,他纵有一百张嘴也难撇清,幕后操纵不是他是谁?好个地主崽子!天堂有路你不走,地狱无门自来投,领导一句话,他卷起铺盖从学校“滚”了出来。

再次翻身真的要感谢好时代,七九年全家摘了“帽”,八零年社员们推选他担任生产队长,接着压担子当队长、大队长,这一年,他还光荣地当选了县人大

代表,用老黄的话说,一年跳四级,空前绝后!八三年,再次“升职”,乡里抽他到乡政府作为半脱产干部,八五年调到文书岗位,成为乡政府的内当家。九十年代初,时任干部领办企业,他被点将当了厂长,白手起家,摸石头过河,新厂刚有起色,政策有变,工厂停办,他再次变身农民。

俗话说得好,是金子总会发光,是能人总有有用武之地,新一届村委会组阁,他经不住比他矮一辈的村支书软磨硬泡,只好屈尊会计一职。天性刚直独当一面的他,随着年龄的增长,头上“紧箍咒”的解除,想法多多,怎奈毕竟配角,纵有浑身解数,还是施展不开,六年来,与村支书在工作中争争吵吵,不甘示弱,“战争”终于爆发,他俩剑目睨睨扭成了一堆。事后,乡里有意袒护和稀泥,叔侄仗属家务,各打五十,完事大吉。一根筋的老黄坐不住了,事情总有对错,你们不评判,我自己处理,他辞职不干了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,无“官”一身轻的花甲老黄,一门心思发家致富,相“妇”教子,他开垦荒地,兴桑植茶,千方百计发展多种经济,率先富裕的他盘下机构改革后无人敢问津的原柳林乡机关大院,办油料厂、机砖厂、养殖场,带动村民就近就地创业就业,原柳林乡文书办公室成了他的会客厅,乡长办公室他做了卧室,最让他得意的是儿女一个比一个出息,老大跟他办工厂,如今接任董事长,老二老三当了人民教师,十二子孙个个大学毕业,四个在读研究生。老黄说他苦尽甘来,却不会享,天生劳累的命,一天也闲不住,以帮人挖地锄草当健身锻炼,以走街串户路见不平一声吼的管“闲事”方式丰富业余生活。

转眼到了二零一七年,七十多岁的老黄依然朱颜鹤发,做好事、管“闲”事,加上家庭和睦,教子有方,他成了村里家喻户晓的成功人士,村里成立道德评议会,德高望重、刚直正义、热心快肠、说理服众的乡贤骨干

队伍主任黄老又兼任了会长。在他的推动下,村里成立了红白理事会、禁毒禁赌会和文艺宣传队,村委会宣传栏开设了善行义举榜和曝光台,每季度评选孝老爱亲、敬业奉献、诚实守信、见义勇为、助人为乐先进和好婆婆、好妯娌、好媳妇以及需要点名批评的人和事。在一次道德评议观摩会上,取经学习的慕名者们算是见识了黄老的“主政”水平:参会代表在他的动员下,争先发言,对被评议的毫不留情,字字入骨,句句戳心、刀刀见血,让人脸红、出汗、如坐针毡钻地缝,黄老则精神抖擞,像披盔戴甲的将士,威风凛凛,目光炯炯,凌厉的眼神一瞥,被评人员羞愧地低下头不敢言语。当然,评议会不是批判会,黄老清楚得很,他鉴貌辨色,评议会的激烈程度、节奏快慢全在他的掌控之中,他的经验是火候把握很重要,既要严肃、严厉,还要严谨、严实,更要严禁、严防,惩前毖后、治病救人是目的,人身攻击万万要不得,被评人自责、后悔、醒悟、痛下决心、坚决改正,会议就成功了。

黄老自嘲现在是在“三无一有”产品,无职、无权、无钱,唯有身份证,我故意卖关子激他,你哪是三无一有?你一无所有!黄老一愣,忙解释,儿孙现在虽然没在身边,但个个孝顺,穿校似的经常回家看他,怕我不信,左手掏出一个手机,右手又掏出一个,摆在我面前,故作嗔怪:他们有事没事给我打,我都懒得接!黄老显然没明白我的意思,我赶忙揭秘底:你无病无债、无忧无虑、无拘无束、无私无畏、无怨无悔,你有房有地、有儿有女、有才有为、有胆有识、有头有脸、有福有乐。黄老笑了,抑制不住开心,自豪地告诉我,现在村里四个群众组织,他负责两个,都是义务奉献,黄老强调说他这个姓注定了堵敌人抢眼的黄继光的“黄”,是黄河的黄,黄山的黄,黄帝的黄,厉害得很!他要像他的名字一样,永远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。我说,黄老,你哪里是时运不济?分明是好事多磨、五落五起、功德圆满嘛!

汉江随笔

花信风,是从小寒节气开始的。“枝横碧玉天然瘦,蕊破黄金分外香。”这个少雪的冬天,蜡梅绽放,一抹抹澄澈的暖,黄金灿夺目,为萧条的冬日增添了几许色彩和生机。晶莹剔透的花瓣,散发阵阵香气,一阵风吹过,梅香沁人心脾。

即使寒冬刺骨、滴水成冰,也阻挡不了春天的抵达。立冬时节,浓寒意弥漫,蜡梅已开始打朵。天寒色青苍,风寒叶枯索,遍野黄草灰纒,树们在风中瑟瑟作响,似乎在发抖。蜡梅灰色的枝条,看似憔悴无力,却拱出无数的小点,似乎在悄悄地说:我已坐上通往盛大花园的列车。

冬至节气,蜡梅的丛生小枝之上,满枝丫都是花骨朵,宛如一粒粒的绿豆。小雪、大雪时节,蜡梅的骨朵,愈加饱满充实,似黄豆粒,在隐约透露着春的消息。

小寒节气,不知是雪唤醒了蜡梅,还是蜡梅踏着节令的韵律而来,你望到的,是她渐次开放的景象,迎春吐蕊,花小而香。“万木冻欲折,孤根暖独回。前村深雪里,昨夜一枝开。”这让人眼亮的,应该是蜡梅。

蜡梅,不是俗称的梅花。蜡梅属蜡梅科,而梅花属蔷薇科,是完全不同的家族。清初《花镜》中这样描述:“蜡梅俗称腊梅,一名黄梅,本非梅类,因其与梅同放,其香又近似,色似蜜蜡,且腊月开放,故有其名。”

蜡梅别名寒客、久客、素儿、寒梅。蜡梅花开之时,多在瑞雪飞扬之际,欲赏蜡梅要待雪后,又名雪梅。因蜡梅入冬初放,冬尽而结实,又名冬梅。宋代元祐以前,蜡梅名黄梅。

“天然金蕊弄群英,谁笑鹅黄染得成。”蜡梅,无论是馨口梅、素心梅、虎蹄梅还是狗头梅,只有一种颜色——黄。张孝祥曾以“满面宫妆淡淡黄,绛纱封蜡暗幽香”的诗句,吟唱它的特殊色调。“蜡梅是寒花,绝品,人以腊月开,故以腊名,非也,为色正似黄蜡耳。”

苏东坡曾在湖畔的房前屋后广植蜡梅,并把居室命名“梅花堂”。他在《蜡梅一首赠赵景旼》中写道:天工点酥作梅花,此有蜡梅禅老家。蜜蜂采花作黄蜡。取蜡为花亦其物。”

“一花香十里,更值满枝开。承恩不在貌,谁敢斗香来。”香为花之魂。蜡梅花凌寒而开,香气浓而不浊、艳而不俗,古人常以“暗香袭人欲袭骨”“熏我欲醉须人扶”等诗句赞美。“蜜房做就花枝色,留得寒蜂宿不归。”寒蜂飞到这里,都会不得走了。“蜜房”这雅号,确实配得上她。接到荀秀才送的十枝蜡梅后,陆游欣然赋诗:“与梅同语又同时,我为评香似更奇。痛饮便判千日醉,清狂顿减十年衰。色疑初割蜂脾蜜,影欲平欺鹤膝枝。插向宝壶犹未称,合将金屋贮幽姿。”

“来日倚窗闲,寒梅著花未?”难怪,蜡梅会成为漏窗风景。当窗而坐,读书,听曲,发呆,冥想,沉浸在花香里,一切的外在,都是多余的。“冬寒时节则面对篱笆间的忍冬花,用蜡梅温一壶大曲。”这是林清玄的做派。这个通透的人,在临离世的前一天,仍想的是:“我们虽然在尘网中生活,但永远不要失去想去飞的心,不要忘记飞翔的姿势。”这已经跨越一般文人的雅趣。

“刚条簇簇冻蝇封,劲叶将零傲此冬。馨口种奇英可嚼,檀心香烈蒂初松。根依阳地春风透,瓶倚晴窗日气浓。一样黄昏疏影处,悉知水月不相容。”每到新年前后,蜡梅就会凌寒开放、久开不凋。“风不信,则其花不成”。若说风是花的约定,那么蜡梅就是春的约定。

“雪里已知春信至,寒梅点绿琼枝赋。”蜡梅绽放,虽然有些式微,却是一种盛大的开启,也是春天叙事的开端。

冬寒尽处,春天便来。小寒已来,春天还会远吗?春天的脚步近了,人们走进花店或花市,选购两三枝蜡梅带回家,插在花瓶里,供于书桌或茶几,满屋幽香,既装点家居,又增添了节日气氛,洋溢在心的,是春日的灯笼之光,可以照亮内心的黑。

“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,母亲一样的蜡梅香,母亲的芬芳,是乡土的芬芳,给我一朵蜡梅香啊蜡梅香!”腊月已至,读到余光中先生的《乡愁四韵》,随风吹来的梅香里,我分明是闻到了年的味道、家的味道、春天的味道,那般醇厚、那般美妙。

蜡梅花开

■ 任崇喜



关庙组章

■ 汪海玉

老供销社

汉江流过,夕阳散作一城烟火,江畔一座现代拱桥,离夕阳很近,离城区很远。那些水灵灵的日子里,藏匿着慢时光。

316国道边,老君关供销社,几个大字昭然若揭,像是思绪里隐隐性上匍匐着;烛光里母亲的针线篮,还有父亲交公粮的推车。

已经好多年了。蜘蛛网爬满青砖的角落,灰尘太大,压住了供销社的门楣。现在快递的车马,而在必经的路上招摇。而我的父辈面朝一条河流摇旗呐喊,墙上的语录。

“张打铁,李打铁,打把剪刀送姐姐……”歌谣是几代人的青春,在计划经济里,迟滞了下来。

老供销社的一则出租广告:城乡接合部,废弃老房子,廉价出租。

老君关供销社,是一个时代的匿名,枯叶一样凋零,而一个时代正在诉说着一个时代。

桥河

桥河没有桥。一条冬天扯不断的河,缠绕在山沟沟里的一根藤蔓。

干净的水,倒映低处的阳光,明媚。

干净的水,流出福音。我虔诚的用双手捧住,把我所认识的汉字,一一洗涤。给庄稼,给草木,给劳动人民,奉上干净的诗歌。

溪水瘦弱,养活了桥河的庄稼,稻花香里,长成金色的琴弦。也养活了桥河的姑娘汉子,窈窕淑女,谦谦君子。

涓涓细流,桥河无桥。村庄和羊群依然干净,牧童遥指白云生处,走逝的乡愁。

父亲

每次想您了,只能看看相框里年轻时的模样,不经意已过了四十七年,我和你拥有着同样的年纪。当我的孩子

追问起您的过往,请原谅我离开了照片,对您的一生仅剩剩下局部的道听途说。余生

我们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,我要走的路也是您未曾走过的路,干脆就一起做伴同行

下在午夜的雪

午夜雪,比一只猫移动的脚步还轻,却依然惊醒了失眠者的眼睛,它比白天的雪更善良和仁慈,悄悄覆盖掉泥土的伤口和裸露的污垢,一场梦就有了一个美丽的背景。午夜雪像角落静静绽放的花,远离喧嚣独自敞开心扉,放飞自我的怯懦和镣铐,放任任性倾吐出心口的喜悦与油气,绝不与丑恶同流合污。午夜雪

像久别重逢的孪生兄弟,需要畅饮一壶陈年老酒,即使冬夜,也依然

登龙兴寺

拜谒山门,不敢大声说话,脚步也要轻,尽量不发出一点声响。

草木落叶,每天享受香火,都沾染上灵性。

寂然不动的龙兴寺,巍然,有如黄昏沉沦的轮廓,每一粒浮尘,每一道尘念,都是虔诚的膜拜者。

现在他们都来了:商人、官员、杀人者、窃贼、海淫海盗的书生,拜了又拜,沉入生命的迷津。

立于龙兴寺内,双手合十,念诵经卷,群山都是空灵的回音。

而睿智的佛,从未睁眼,看清世人。

在安康居

在安康居,在大堰村,每一块石头都有自己的名字。它们拥有自己的灵魂和香气。

经过大浪淘沙的石头,被汉江水磨平了棱角,圆的、方的、不规则的……

拾起汉江的石头。它来自于自然,必会经历风吹雨打,见证沧海桑田。

每一块石头,都是自然的身份证;每一块石头,都带有自然的体温;诗意的手指拾拾,便有了新的归宿—安康居。

用写诗的笔,在调色盘的颜色里,蘸上喜欢的红,染出朝阳,花蕊,仕女的唇;涂上深青,石绿,绘出忧深的密林,山谷。

从此,这些汉江的石头不再冰冷,承载多少阙唐诗宋词。我滚动的喉带,无法表达出它们的美。

在安康居,在大堰村,霜叶化作一只蝴蝶,细嗅玫瑰和蔷薇……



瀛湖 第1298期 南山 张楠作

年景

■ 叶松成

润泽的流水洗亮了赭黄皮肤。

岩石风化得很快。从远处看,清旷的原野涌而来,浩荡的烟云,完全打乱诗的格局。没有韵律的辞章,放浪着原始的野朴……此时,意绪飞扬。

阳光的金色正在增强,天空瓦蓝如洗。

四鹤以俯冲的姿态,渲染了一幅画的活力……

四季的循环无法更改,复制的色彩,被雨水消融了浓度的深浅。汗水的涩苦毋庸置疑,播种的心情被土地触摸。关于嫁娶,谁都羞于启口,扭捏在春光里的影子,突然间,一点点变软……

落在土壤里的种子,纷纷竖起了耳朵,听呵,山风粗粲。

生活开始了新的调试,一些暖色的情调慢慢替换了粗朴的位置。高楼开始与白云对话,空间完成了几何的分割。明净的窗内笑声悠扬,因为喜悦,天空又多了一些温度……

辛劳在广袤的地域埋头耕作,赤脚与大地的胸膛接近。母腹的悸动传递着孕育的阵痛。回来吧,田野的谷物亮起了纯美的嗓子。

也许,等待的回音要绕开很多设置的障碍,也许,那一缕铜质的声音,在回返的路上撞碎了天空的玻璃,这些,其实都无关紧要!

回来了,土地的生命将重新燃放,错过的时令,将在来年找回。

母亲老了,父亲直板的腰身突然佝偻。很多被篡改的记忆,一夜间回到了记事的日历。孝道找到了良知的臂膀,弱小的花朵不再因孤独而凋谢……

回家的温馨,常常被泪水洗刷,注目的眺望,穿越千里云霓……

植物已经唤醒,葱郁构成了春天的颜色。告诉那些飘零的种子,告诉稻香的谷穗,告诉麦香的籽粒……村南村北,已晾出了无际的空旷,肥沃的地块,足以滋养生命的茁壮与坚实……

空气正在净化,污浊开始沉淀。蒲公英从一张张笑脸飘过,那是母亲的菊花脸,那是父亲沧桑的容颜,那是一双儿女红嘟嘟的苹果脸……

恬热的冷漠有了真实的体温。农历中吹奏的老腔,苍劲之韵倏然轻柔,音符的力道失去了糙粲的棱角。

耸立的楼盘,恰似拔节的庄家,繁殖,正在完成一种宏大的布局。

眉眼俊俏的乡村,一夜间身板挺起……这是家么……

老屋的砖瓦,走进了一部史书的注释,怀旧的梦,留给了几位蹒跚的老人……生活在开辟一个新的空间,敞亮的住宅像一幅油画——迷蒙而又鲜亮。

蜿蜒的山脉日渐葱翠,树与藤缠绕着温煦的光阴。

四通八达的路,直直通衢。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,日子与距离的隔膜,悄然间挽起了手臂……

当秋风摇醒了山野,那些惶惶的眼睛,在一片光影里,突然遗落下一串清泪。一声叮当,远处的金黄,开始自我撞击,叶脉的韵律,在一个音节里奔跑、呼喊。瓜果的炫耀,让纤弱的藤蔓与枝丫无力承载,黄与红,不再是一种颜色,只有味道,悄然与往昔的涩苦告别……

此时,农具已经休憩,乡愁在老茧的掌上,体味太阳的温度。

村庄的空旷处,一些如画的景象,正在植入大地的皮肤。战栗,宛如幸福的痉挛……厚实的感觉,在日子里变得肥润,裹挟中,一缕回甜的清醇,润湿了记忆的眸子……

世相 (组诗)

■ 冀卫军

热气腾腾

当我们谈起感情,或者爱你的真诚足以乱真,直到头颅一次次碰撞出斑斑血迹。你所说的

世相

愤怒和质问,可以换取所有的原谅,包括附加的伤害也可以一谈而过。不敢再去

倾心付出全部的爱,只是不愿再承受一个人绝望的煎熬。一个人

没有失眠过,就不足以谱谈夜的黑和深,即便你兄弟也往往只是一种自欺和错觉。甚或

不如做一个陌路人

落叶

一枚银杏叶,从枝头跌落,贴在猩红的塑胶步道上

像一个胸针,在阳光下闪着金光。叶片

脉络清晰,新鲜而青春,像是经过精心打磨,抬头枯瘦的树干,面无表情静默不语。风吹过

传来啦啦啦啦的祷告声,又有一片片树叶匆忙飘落,仿佛在上演一场盛大的送行。瞬间

如有一股洋葱味扑鼻,一枚落叶变成我走失多年的兄弟,从眼皮下消逝得无影无踪

大雪记

生命中第一场雪,是母亲赐给我的,雪成了我的另一个别名。渴望雪

如同一次次重生,让我重新做回我自己,天地间仅留下干净和善良,为我一次次洗礼和加冕。母亲走后

我迷失在一场大雪中,不惧怕冷风和孤单,而是无法篡改的心痛和心碎。注定

还在等最后一场雪,不再为了重生,而是用来与世界告别

父亲

每次想您了,只能看看相框里年轻时的模样,不经意已过了四十七年,我和你拥有着同样的年纪。当我的孩子

追问起您的过往,请原谅我离开了照片,对您的一生仅剩剩下局部的道听途说。余生

我们站在了同一个起点上,我要走的路也是您未曾走过的路,干脆就一起做伴同行

下在午夜的雪

午夜雪,比一只猫移动的脚步还轻,却依然惊醒了失眠者的眼睛,它比白天的雪更善良和仁慈,悄悄覆盖掉泥土的伤口和裸露的污垢,一场梦就有了一个美丽的背景。午夜雪像角落静静绽放的花,远离喧嚣独自敞开心扉,放飞自我的怯懦和镣铐,放任任性倾吐出心口的喜悦与油气,绝不与丑恶同流合污。午夜雪

像久别重逢的孪生兄弟,需要畅饮一壶陈年老酒,即使冬夜,也依然